



忆在苏州日,常陪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节气风物

第一声蝉鸣

王福友

日子过得真快,不经意间,一声悠长的蝉鸣拖着尾音,穿窗而入,在耳畔唱响。

几场雷雨过后,黄梅天的意味越发浓厚。闷热,憋气,黏糊糊,仿佛燕语莺声里也夹带了几分湿浊。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在繁花盛开之际,夏一身新装亮相登场了。

这是今夏的第一声蝉鸣,这样的日子,是可以随手记在记事本上的。它不仅是一种声音鸣响于你的听觉,而且是在唤醒你的触觉。或者是有意无意地在提醒你,留意一下两季转换之间的痕迹。这痕迹或深或浅,全凭你在不在意。

很多年,我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随手一记,记的是时令,也是感触。当有一天,我翻看这样的记录,或会在一阵冲动下写几行字,几句小诗;或会梳理一下逝去的过往:曾经,是在怎样一个风凉的清晨抑或慵懒的午后,一声不期而至的蝉鸣隔空传来,在我最平淡的日子里画下一个印记,荡起一圈涟漪。

“绿槐阴里一声新,雾薄风轻力未匀。莫道闻时总惆怅,有愁人有不愁人。”很多人和物,也许就在这一刹那被串联起来,想故人,想故园,想心中的切近,想远方之远,想来处与去处,想幸与哀,乐与苦,想那些牵系与剪不断,理还乱。

第一声蝉鸣,发出的是夏至的信号,也是献给夏天热情的唱词。不妨先放下手头的事情,让心静置几秒。你会发觉,这短暂的几秒停顿,在季节更替的大气候环境下,是多么有必要。它多像一尾拂尘,轻轻拂去你心头的燥气,让你虽困于一方斗室,却能身无所累,静处体悟。

农谚有云:知了叫,割早稻。一听到知了在时令的枝头拉腔开唱,有经验的农人就晓得,春上栽种的早稻要开镰收割了,又要开始新一轮忙碌。然而,抢收早稻抢栽晚稻的岁月早已写进历史,那个叫“双抢”的词,也从农事里走失多年,很少再有人提起。

无论人忙人闲,季节从来没有停下脚步等候,也没有加快脚步催促。它有自己的轨迹,规律,也有自己的淡定、从容,不着急心慌。

忙的其实是人,慌的其实是心,季节按自己的心情,依自己的走势,春夏秋冬,从来都不揣测人心。这是季节给我们的回礼,你可以拒绝,怕只怕会乱了方寸;也可以欣然接受,让自己波澜不惊。

日子过得快也好,慢也罢,都不过是人的矫情,人一旦给所有事物附加了其他因素和成分,事物就因之变得微妙,变得不确切。日子时而风轻云淡,时而狂风骤雨,整齐而又凌乱,清晰而又模糊,才是真实的状态。

我每天陷身日子里,走不出,也不能

很好地融入,我与日子保持着那样一种若即若离,我看日子如流水,日子观我似顽石。

有多少时候,我们的身体停下来了,而我的心马不停蹄。你可曾在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每天都在忙些什么?而为这些忙所做的付出是否值得?是为日复一日碌碌无为的耗损而叹息,还是沾沾自喜于不断追逐中偶得的微名薄利?

第一声蝉鸣在初夏给我们起了个头,随之,一个炎热的夏季将进入它漫长的叙事。我想再美好的季节都会过去的,就像我们刚刚未用任何仪式送走了春天。春天没有任何抱怨,也没有一丝留恋,如我们生命里的一些人,来去无挂牵。

接下来,我会在一声又一生的蝉鸣里,不动声色地将日子一页页地撕去,就像剔除生活的芜杂,丢掉生活的多余。

每天打开门推开窗,多少声声蜂拥而至,身陷在这巨大的漩涡里,有时不由自主,随波逐流;有时也想拼力挣扎,但大多徒劳。我惊觉于一声初夏的蝉鸣,反观自身,亦不过是一颗患得失的心,在红尘里沉浮。

一声蝉鸣,引我们在季节里穿梭拂叶。恍惚似是昨日,看看又是一年。



本版插画 董昌秋



漱小说

蔡姐

刘巍

那之后,我隔三岔五就去她店里,她家的菜有些小贵,但非常精致,一想到她老公凌晨三点就往批发市场赶,我也就认了,她家的菜新鲜嘛!蔡姐的口头语是:没事的,不要紧。谁家的孩子抓碎了花生米、弄散了菜、碰坏了鸡蛋,她这样说;买菜的人遇到什么难事,她也这样说。我习惯了在买菜的时候跟她唠几句嗑,无非是跟老公怄气、跟姐妹掰扯啥的,鸡毛蒜皮的,哪有什么道理。蔡姐不跟着说长道短,哈哈两下,告诉我,没事的,不要紧。她说话有浓重的安徽口音,我反而很爱用这带着口音的“没事的,不要紧”,可以疏肝理气,可以消食化痰。

最近一次发现她不对,是因为前些天疫情防控,每家店铺都配备了测温枪。我去她店里,居然见到她在用测温枪给自己量体温,一边测一边嘟囔,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体温总是低呢?我于是试探地问她,“你哪里不舒服吗?”她爽朗地大笑:“没有,我就是试试这测温枪准不准……”我单纯地相信了她,拎着菜往外走,突然看见她许久都没来过店

里的儿子,拎着两大塑料袋东西,脚步匆匆地进来。她老公笑容堆在脸上,夸张地喊,“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还带来这么多东西!”蔡姐一如既往地忙,站在电子秤旁边装菜、算账、找钱,还说,回来啊,进屋歇歇,我给你留着奶油白菜,哈哈……

然后就是前天,我去她店里,她少有事地没站在电子秤旁边,而是她憨厚敦实的老公在忙活。她老公不太熟练,动作有些慢,我捡了点小白菜,转眼间我身后就站起了排,但我也还是闲扯,有些紧张地问:“你老婆呢?”他只是看着菜,跟我说,“她不舒服,出去看看。”我不便多问,一是买菜的人有点多,二是我看出了他脸上的惦念。少年夫妻老来伴,20多年的相依为命,少了哪一个,都难哪!

我拎着菜往家走,心里也不太舒服,一路上想着蔡姐,千万别有大事啊!低烧有那么多种原因,但愿她打针吃药就能好,好了他们就可以回家,回安徽老家喝粥吃咸菜,也挺好!

蔡姐,没事的,不要紧。

夏夜

(外三首)

吴东升

夏夜很年轻
一堆人围绕在父亲身旁

萤火点点
仿佛聆听天南海北的事

我困了起身回屋
夏夜就进入我的梦里

这个夜晚不老
月亮永远挂在树梢

抵达

抵达或者静坐一隅
高歌一曲,河水流淌
花儿般绽放,如你所愿

清风徐来,翠柳摇曳
这里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画中人是你,也是我

摇橹而行,雁声悠扬
风景一望无际
最愿逢花开,沉醉东风

目光凝聚,风景如画
一段时光竟也这般安详

经历

我在经历一种山水
还有一种习惯和信仰
远山晴空,带我跨越

流水的高度,恍惚间
故乡如在目前
我在飞翔,一个山村
也如此多娇

山中小院

山色苍翠
到处都有我梦里的痕迹

鸡犬相闻,炊烟袅袅
沿着山路走的是
似曾相识的人

酒肆喧嚷
醉卧案头的都是
远离故乡之人

这里可以通往很多地方
我是无意间的闯入者

读诗

读哲学的时光

夏昭艺

读哲学的时光变得静,变得慢。书是敞开的画卷,拥书入怀,时间和空间像融化的蜡,慢慢地,淡去了原本的样子。此时,冷静的思想浮现出来,永恒真理跨越山海,扎根灵魂的深处。

读哲学犹如读自己。“我”在变化的河流中,源头有活水,哲学常读常新,有新的感悟、思考、认知和实践。在哲学中,经验流淌出来,思维塑造自身,成就了确定的“我”。人的一生或许有不同的角色和身份,但无须为此迷茫和焦虑。哲人曾言“认识你自己”,人类仍旧践行这一古老话语,在本质中把握生命,在成长中触摸真实,和自己相处,与自己和解。由是哲学坚定心灵,让心灵不再迷茫。

自我确立后,便是理性思考的开始。作为生命的奇迹,在这颗蓝色星球上,人类与其他动物如此不同,人类具备理性,而哲学便是理智的学

问。它寻求着本质、规律、一切事物的真相和基石。读哲学需要清晰的思考,高度的专注,如此也有了忘我之态。它不热烈,像水,至柔至刚,润物无声,浸入心灵。理性具怀疑的精神,它不是要我们怀疑一切,而是宣告“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正如《论语》中要求“吾日三省吾身”一样,不断反思,追寻源头。心理学有个观点,一个人怎么看待世界,就拥有了怎样的情绪,人的抑郁或焦虑,就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出错了,而哲学提供了更好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不是包治百病的心灵鸡汤,而是用理性与自己、他人和自然建立联系。理性通过不断追问,找到确定的基础,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由是哲学治愈心灵,让心灵不再忧郁。

理性是创造的能力,于是我们也有了自由,自由表现为选择,而人的一生总在经历选择。选择成为人生的重

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说选择成就人生。这些看似和哲学无关,但这一切选择,都藏身于哲学之中。

当心灵虚无,哲学总能给出答案。人类前行总以意义作为动力,当我们知道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时候,会拥有极大的热情,人类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种热情迸发中成就的。或许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尽相同,不同在于我们主动创造、定义的自己的本质是千变万化的,而一切来自于人的行动和实践,我们即是我们所作所为本身,我们选择做什么事,就会成为什么人。当我们成就了我们的本性,我们也成了幸福的人。由是哲学鼓舞了心灵,让心灵拥有了热情。

读哲学能如孩子一般快乐,因为好奇让一切都是新鲜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哲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美,给予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它总是抚慰心灵。

千年江官窑

东泽

瓷器是中国特产。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制陶技术,且只有中国才有用高温烧制高岭土的瓷坯,加釉的真瓷。中古时期,北方名窑颇多,唐代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成了名窑产地。瓷器的烧制工艺复杂,须有专门作坊,同时受瓷土及原料来源的制约,窑窑多集中在具备条件的特定地区。如果这一地区靠近水源,便于运输,则更成为建窑的理想之地。辽阳的江官窑就符合上述条件。

江官窑位于辽阳灯塔市江官屯村,南靠郁郁葱葱的群山,北临奔流不息的太子河,东南处与白岩古城遥遥相望,西面一望无际的平原直通辽阳,是天然的窑址首选。考古证实,江官窑兴起于辽代,兴盛于金代,废于元代。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使用,历经近300年的时间,是辽金时代中国南方与北方陶瓷业的交汇点,辽金时代窑业的中心。如今,江官窑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村民自豪地称之为“东北的景德镇”。

站在太子河边的古窑址上,只能用一两个词形容,就是震撼。1000余年的堆积,遥远却又触手可及。古瓷片随处可见,用脚一踢或用手一拨,就会有碎瓷片显现,一地残瓷,令人感慨。我们猜想这是当年窑址旁的残窑堆积。残片中,以白瓷居多,多为杯、碗、盘、碟、瓶、罐等的器底及残边,最多的是碗底,胎质厚,不易破碎,易于保存。其次是黑瓷和酱釉瓷,也偶有白地黑花或陶片。还有些粘连的瓷器,有的碗底与瓷片粘连,有的碗底粘成一摞,残瓷大都胎骨厚重,含有杂质,有的器片颗粒明显。地面上还散落有各式瓷具,如垫饼、圆柱形耐火挤顶器、耐火砖等。黑瓷片偶可见,釉色黑亮,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釉较光亮。裸露在田野土地上的瓷片,已严重风化,而土中埋藏的还保有历史气息。

我小心翼翼地捡起残片,挽起裤管来到太子河边,蹲下来用河水洗刷净瓷片的泥土,一睹千年的真容。洗净的瓷片露出了本真的釉色,釉色烧成变化极为丰富,相同的釉色形成了不同的颜色肌理,清水洗澈了千年的文明,当指纹留在瓷片一刹那,触碰到了辽金游牧民族的洒脱旷达。

从江官窑出土的辽瓷看,有明显中原文明的痕迹。江官窑的陶瓷是受中原工匠影响,并结合北方契丹人的特点在当地烧造的。各类生活用具的造型多宽而矮,底部为了放置平稳,一般圈足足沿较高。中原地区文明精华与契丹民族特点相融合,生产出的瓷器便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印记,在造型、制瓷技艺和形制上才会出现兔毫釉和明显的定窑、磁州窑特征。

窑址的南面便是江官屯村。村民介绍,村民建筑房屋,打井、挖菜窖甚至犁地时,都能翻出古瓷片。村民说得比较轻松,但给我的感觉却是震撼。

来到江官窑博物馆,馆中展品皆是精品,瓷器自然洒脱,轮廓线飘逸流畅,圆润而有神韵。辽白大碗、白釉玉壶春瓶、白釉双系罐纹饰装饰颇有特色。纹样取材多是身边的野草等物象,有游牧情调的舒适与和谐,区别于汉族陶瓷,表现了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独特的审美理解。

特别吸引人的是黑、白釉人俑,狗、马小玩具,酱釉猪首项等,这是江官窑代表产品,是辽金时期儿童的玩具。玩具刻画得惟妙惟肖,有些玩具如“马上封侯”也有吉祥的寓意。以猪首项为例,设计为三孔,其中两个出气孔设计成猪的两只眼睛,吹气孔留在脑后。正面看,猪嘴夸张地拱着,鼻子嘟囔着,惹人喜爱,也有猪首或牛首,当地人介绍此件为“三孔笛”,也有称“兽头口笛”,是游牧民族少年们把玩的乐器。这些小件瓷器富有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民间艺术特点,寄托制作匠人无限美好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游牧民族质朴、纯真又蓬勃进取的生命力。

江官屯村在辽代时称东京道沈州白岩县,金代时称东京路辽阳府石城县,后因窑业兴盛,设立瓷窑务。“务”是金代皇室或中樞主管部门管理某个行业的衙门。由此可见,江官窑具有官窑的属性,金代已派驻官员管理窑业的工匠、采买、运输等事物了。

拂去岁月的风尘,遥想当年,脚下这片土地,曾是窑火弥漫、火光冲天的窑场。窑匠们在这里选土、揉泥、拉坯、整坯、剔纹、绘底样、上彩、上釉、入匣、进窑、封窑、煨柴、开窑……账房先生啪啪地打着算珠,南来北往的商客在小镇上来往不绝,构成东北特色的“清明上河图”。

太子河与江官窑相依为伴,窑因水而兴,水因窑而名。如此大型的窑场临河而建,很有可能会配备码头。一艘艘船只,在此停靠,各色瓷器装箱入船,从太子河出发,江官窑的杯碗盏碟顺着河水西去,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生活中,成为日常的一部分,伴随着他们寒来暑往,走过春夏秋冬。

夕阳西下时,依依不舍离开了窑址,一抹残阳洒向江官屯的小村子,也洒向了粼粼碧波的太子河。远处升起阵阵炊烟,古镇进入了梦乡,我们也沉浸在了历史旧梦中。